

# 梦里峨眉，四季情缘

□侯 铭

一座山的美无法形容，也许尘世人的心中佳媛的秀眉最是让人青睐。哪曾想，这座山的神奇在诗仙的华章中一传传了千年；在中华大地的地理上锦绣了一代又一代。于是，带着梦，怀揣着一份崇拜之心踏上寻访之路……

高山仰止。巍峨奇峰想必是连接了天宇，所以放眼望去，青烟缥缈中，总好像深藏着琼楼玉宇；四季更迭在一山，疑惑处是人在痴迷、幻化，还是一座山本身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。

梦里，走进天府之国，在黄湾的牌坊下就进入了“震旦第一山”，膜拜于康熙爷的御笔石刻之下。骀荡的春风，唤起了群山的青翠，泼墨于天地之间，嵯峨成一幅旖旎的画卷。一段幽谷就是一湾碧绿的溪流，就是一杆清笛，婉转的鸟鸣就是水声流，就是清脆的天籁。春是萌动的，山是热情的。春来，山便把心底的情话向世人诉说，或长、或短、或缠绵、或悱恻，一句句、一段段，排得红红、绿绿的，满满的，娇艳夺目。最后终于要把重要的心事述说，于是活脱脱地跳出来一只只灵猴，走近山里的来客。就连瀑布，也

萌生着段段春情，朝阳绚烂，飞动的流霞亦绚烂，于是秀甲了一座山，秀甲了整个春天。万佛居处，总是要装扮的锦绣，杜鹃林的色彩，犹如一抹胭脂在佳人的峨眉下渲染着骄人的妩媚。就此，这座山的名字铭记于心。

对于一山有四季的峨眉来说，夏的身影无处不在。走在山间的石径上，四下浮现的葱郁犹如溪流的碧波与清凉，时时轻抚着你的肌肤。更喜欢在石滩畔回望、凝思，赏一湾湾清泉自山涧飞下，一直流进人的心里。于是，品一瓯清茶，和着山里一夏的清凉，和着一山的禅音饮下，心里真的就滋生了整座山。最好是一场雨，山中不缺的就是雨，而夏就是雨做的。此时，登上金顶。是问，云海滚滚是天河的波浪？人皆在河流中？而脚下大渡河、青衣江在涂抹着、拨弄着百里平川，谁又会说那不是夏的杰作？

四季的变化时时在山间演绎。当秋来时，仿佛是一山嵯峨无比的定格。一山的红叶、黄叶一点都不逊色春和夏，反而是春、夏的绵延、蝶变，是凤凰涅槃轮回的极致。秋在山上是静的，因为有这座雄伟的山来衬托、守候。山太伟岸、太有

气魄。于是，只有管窥于清音平湖。在这一方湖水岸徘徊，因为这里留住了秋的脚步，孕育着秋的靈魂。一湖水平静的没有一丝波，此时，波即是天，天也是波。那红的，黄的，翠的叶啊，真真正正地镶嵌于蓝天之上——因为这是佛国。天地本不远，远的是人心。最爱看一叶翩翩飞落于石刻之上，摩崖上斑斑驳驳，文化在石头上留下岁月的痕迹。那轻落的黄叶，是文化的装点？还是秋对一方地域的眷恋？秋是清雅的，犹如一位老者，但不乏道骨，峨眉山本是一座仙山，每块石头就是一尊佛，秋来了，就是修成正果的时候。

峨眉高出西极天。也许传说中的广寒宫就是冰天雪地，临颠之上望贡嘎山的雪，素裹于云表。冬日的峨眉山也裹在洁白中，诉说着佛国的圣洁。丝丝雪花在金顶蹦跶，金佛在雪里沉思，过往，今生。霞光万丈，偏要编织成七彩光在佛后闪烁。那是佛的思想。其实，在这冰天雪地里，一切皆无色，一切皆是空。

探寻充满诗意，膜拜是心底的泉涌。走进峨眉，从此就深深地镌刻于摩崖中，就深深地扎根于土壤里；从此就爱上了它的四季。

# 隔岸的绿

□范方启

说冬天不萧条，那绝对不是真话。灰蒙蒙和枯黄这两种颜色可以说是冬天的基本颜色，这样的色调在乡下显得尤为突出。落光了叶子的树木，虽然算不上丑陋，但也绝对让人感觉不到生机的存在，还有庄稼谢幕了的田野，所裸露而出的也就是土地的本色，看见这样的土，甚至让人有点怀疑那上面曾经生长过茂盛的养育着生命的农作物。当偶尔看见一丛绿色，灰蒙蒙的心情仿佛也跟着起死回生。

好在我的家乡在冬季里并不缺少绿色。乡里人有栽香樟的爱好，多数人家的房前屋后都能见这树形周正的树，但毕竟与冬天这个大背景来相比较，为数不多的香樟也就是一点点缀。

天气晴好，我一个人走在久违的河滩上。河滩上，昔日就跟绿毯一样的小草，这会儿跟沙滩上的沙子汇成一色了，而使得无数诗人诗兴大发的杨柳，只能在春回大地的时候才能一展它们柔媚的风情了，现在，它们能做的也就是等待。再往前，眼前竟然出现了大片的苍翠，可惜，一条河将我与那大片的绿隔开了，我只能隔着河，打量着对岸的绿。

看得出，那是一个村庄，河就在那个村庄的外围画了一个大半的圆，村庄三面环水，梦境之中好像没少出现这样的地方，这是哪儿呢？以前好像没见过，倒像是从某一首诗中空

降到了这儿一样。一条灰白色的水泥路从绿树中钻出，倾斜地延伸到河水的边缘，可以想象，这条河对于这个村庄的重要，可不，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时尚的女人就在河边刷洗着什么。我现在该要好好阅读这有着不一样的格调的村庄了，对于在树丛中若隐若现的建造得很漂亮的房子，我倒没有了多大的兴趣，这样的房子，在我的家乡，处处可见，使得我心之向往的自然是那春意盎然的绿。

多半的绿，还是来自于香樟，因为河不是太宽，我的眼睛足以能够分辨我能够看得见的树木的种类。香樟给这个三面环水的村庄筑起了一道绿色的屏障，在香樟的外围，其实还有半人高的白色的栏杆，这种设计，由不得不使打量这个村庄的人叫绝。除掉樟树，还有圆柏、广玉兰、桂树和海桐，还有些什么，我就看得不够真切了。如果此刻有一条船，我肯定会过去领略一下这画一样的村庄的。而现在，我只能想像，也许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村子里会有许许多多的植物开花，至于能开什么花，肯定会比我想像的还要丰富。

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这观念看来是得改变了，树比人长得快，自己的地盘，当然是由自己来美化了。我该回去了，但心中确实有不小的遗憾。不过，心中留下了那一丛绿，还是蛮惬意的。

# 天空之城

□余 凯

一场雪在静寂的午后袭来，像一群挣脱了束缚，突然造访的客人。一座城有些准备不及，像蒙了一层晦暗不明的面具，注视着这些来自天空的陌生来客。雪花在空中沸沸扬扬地舞动，像碎纸屑，有些暗，迟疑着不肯落下，落在地上，就软成了一抹泪痕。转眼间，地上就敷了一层白，像被拨翻的爽身粉，触目惊心的白，均匀地摊开，多数的栖息在草叶间，树冠上，像孤独的翅膀。

雪恣意浩瀚，铺天盖地，又款款地收起翅膀，无声地停住。立在一摊积水里，像仙子一般旋转三百六十度，画上一个圆，就陨落了。不知道从哪个窗户里泻出优美的音乐，“天空之城”缓慢悠长，像响了一千年，时光停滞不前，只有这漫天的雪花起起落落，一如那起伏的音符，水一般轻柔，飘逸。

风花雪月，存在于诗词歌赋的世界里，存在于海市蜃楼般的幻境中，天空一般遥不可及。这一刻，没有风和月，似乎多了点遗憾，但一点都不重要。雪花就这样悠悠空空，披在我们的头上、我们的脸上，落在我们的肩上，在心头化成一脉暖暖清泉。那常青的小树上，一树树的缀满棉桃，沉甸甸得从那绿叶里膨胀着呼之欲出；似乎是不用采摘，那被剪得齐匝匝的灌木上，已经平铺了一床新弹的絮絮，掩上，世界就安静下来，能听到婴儿那均匀的呼吸。

夜静了，灯光透过玻璃流出，那是另一种温暖。映着雪，雪泛着柔和的光。其实雪自己也有光，那是埋在心底的亮，在有些昏暗的天空下，熠熠地照亮了每一棵树，像奶酪从屋顶一直披散下来的，树叶玲珑剔透；就连那秃秃枝丫的，每一根瘦伶伶的都镶了一道，质朴得像海底的珊瑚。

一座崭新的城重新树立起来，洁净纯粹，纤毫不染。从莽莽田野里走出，又像是从那天空中速降而来，也不需要灯光，灯也是多余的，就这样袒露着，心一般。“咯吱咯吱”的脚步，像是一个孤独的旅者，从远古走过来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在这暗夜夜里又扬手天涯。

偶尔有大块的雪从枝头坠落，轰然像跌进了地心中，像是被藏住，然后又寂然。最好有一首音乐在耳边响起，“天空之城” 干净的音色唯有属于这里，属于这些有些透凉、润肺的空气。其实那动人的音乐早就从心里升起，升腾到头顶，那皑皑的树冠，充盈着整个城市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抑止的城，那是矗立在云端，如今活色生香地蹦跶出来，陪伴在左右。那是童话里的世界，那是理想之所，那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又不曾返回的童年。

雪会退去，城市也会恢复本来的面目，那残留在枝头上最后一片雪也会振翅高飞，但这一刻，内心平静，天空之城依旧。

# 生命的春天

□陈之昌

五彩缤纷的春天世界是美丽的，那个发现大地回春的少女迫不及待地解开围裹了一冬的围巾，眼神已经把心事演绎为美丽，那被料峭的春风吹得红扑扑的脸庞，如初升的太阳，在所有黑色的瞳孔里点燃了生命之火，哪怕是春天在地球上消失，她也会燃起绿色的生命之春。

拥挤城市，拥挤空间。此时人们都蜂拥到农村，涌向春天的郊野，舒展成自然地形态。春光是美丽的，它从树隙、窗户透出，在田野、小径上行走。你不难发现春风剪出了一张张新叶，也剪去人们身上一冬笋壳般的包裹，现出了爱春者婀娜多姿的曲线。

看见满眼的鲜花，就想采摘，未必如意，而再思播种就有点迟了。生命是要经过冬季白雪铺陈的，要不然，新春又怎能看得上斑斓的色彩呢？可以慰藉的是，及时醒悟，并赶在这春季播种，秋天还是会有很大收获的，春天的美丽只有到了秋天才会得到另一层次的体验。

一冬荒废了一冬的小径重新被踩了出来，许多永恒的故事随手播撒在脚下，如一年年绿了又枯，枯了又绿的小草成为永恒。

春天的绿水流动了，涟漪如韵。生命在流动中焕发光彩，并成为春天的景致。春天是感谢的季节。感谢春天融化坚冰的河流，托起了诺亚方舟，使生命的划痕，在青春的记忆中刻的那么深，那么难忘，春天让我们学会感谢并在感谢之情上生活。

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希望的季节，生活的语言都赤橙青蓝，而生活的目的，不正发现并体验世界的丰富多彩内涵吗？在纯净的大自然里，空气是自由自在的，云是自由自在的，鸟是自由自在的，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。

与此同时，春天又是释放成一道风景，生命才会无悔，虽然生命在这个季节没有严冬



雪中红梅 付进义 摄

的庄严，但如花盛开才是生命的辉煌。

虽然，春天也许有一次、两次料峭的倒春寒，会使人们的春梦破碎，但心灵中一朵已经开放的花，是不败的。于是那颗在隆冬被冷漠的心又开始复苏了，在春天的大地上轻轻地跳动。

你看，一只只燕子穿梭在雨中，一直穿梭到将春雨织成幕布并开启，演出生命春天快乐的乐章。

一把俏丽的红伞在新春明丽闪过，迷得蜜蜂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一冬的郁结如雪最后化成漫天纷纷扬扬的春雨，一丝丝缠绵得让人忘不了，它浸透了枯枝，垂老易折的枝条于是有了生命的柔软与色彩。美丽的天井湖也在山城春天中迷雾起来了，一只只小船在湖中摇荡，泛起的波光在春光中现出山城美丽多彩的情影。

伸出双臂去拥抱着春天，便拥抱了生命的春季。

只有春天开放出灿烂的生命之花，生命才能被称之为生命。



梅花展新颜

毛晓挺 摄

#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

□杨勤华

记不得是哪一位作家说过：每个人都是一本书。作家的名字忘记了，这句话却一直记得，起先觉得挺新鲜，也挺有道理和哲理。可不是么，翻开每个人的生履，怎么能说不是是一本精彩的书呢？且这本书既独特与众不同，又只能属于自己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在书写。

渐渐的，开始体味到这句话除了道理和哲理，更有沧桑、沉重和觉悟，是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千百种况味才体味出来的。通常，一个人的一生要有许多的经历和体验，也会遇到各色人等，当你平静下自己，不带偏见地看待每个人时，你会发现，每个人确实就像一本书，在这些书中，有你喜欢的；有你不喜欢的；有你开始喜欢，读着读着就失望了的；有你一开始并不喜欢的，读着读着就发现很精彩。还有将自己的封面装扮得很新潮的、很新颖的、很时尚的，而展开给你看你进入他（她）的人生书页时，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假象；也有封面平平淡淡并不引起你的注意和提得起你的兴趣，在你无聊时随意翻开来，忽然眼睛一亮——原

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内涵对自己口胃的人，于是，你便庆幸自己有缘否则差一点错过一位好的朋友。而最让你纠结的是，当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你却必须要拿他作为精彩的书来读时，便会生出许多的烦恼和不能言喻的抵触。

其实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摆在你的人生书柜里，至少是同你有些缘分，有些人是必须永久的放在你的人生书柜里的，比如：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和兄弟姐妹，他们是你珍藏在书架最上面的精装书，随时都要翻一翻，看一看。有些人是可以长期放在你人生的书柜里的，比如：你的关系融洽的亲戚、多年的好友、要好的同学、在一个锅里吃了好几年饭的战友等等，他们有的或许与你在一起的时间就那么几页，但是会让你记得一辈子，保留在书柜里会让你增添许多美好的回忆。还有些人就是那流行一时的书刊，你们在某个时候、某个场合、某一次偶然相识并彼此产生好感，当这种好感如流星一般过去后，就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原点，这样的人是你书柜里短暂的过客，愿意的话继续存放着，如果挤占了书柜的空间，

就该收拾下柜了，因为你们彼此都不是对方重要的读者。

也有根本人不得你书柜的人，这样的人有时候未必是坏人或者品性不良的人，只因为你们之间的脾性不投，纵然经常见面或每天在一起，但是谁也不愿意翻看对方一页，纵然偶尔随意的打开一页，立马又会关上，感觉书中的灰尘弹开会迷了眼。其实呀，那书里未必就真的灰尘，更多的是自己的眼睛和鼻子在先人为主动地庆待这本书，倘若你真的有勇气和耐心走进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，你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固执己见。不过，这就是彼此的缘分，有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或是一个巧合对彼此产生了好感，而有的人又没来由地或因某件事情的误会而对某个人生出厌恶，无论是好感还是厌恶，一旦扎根到心里，就难以改变，即使对方是一本再精美的书，于自己来说也就是一堆熟视无睹的废书刊，根本无心去理会。

要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睛里的好书，至少要懂得欣赏别人是一本有意思的书，倘若我们失去了对别人的欣赏，自己迟早就会是人家需要下架处理的废书刊了。

# 一帘风月闲

□路来森

闲看风月，是一件雅事，更是一种福分。小楼倚窗，楼，也许并不高，但恰好用于望月，恰好便于听风。风月依依，曾经摇曳出，几多古典的情怀？

门口挂着珠帘，或竹帘；窗上镂刻草花，或禽鸟；月光，就照在门帘上，照在窗台上。风移影动，那月光，便也跳跃闪烁；绰约，更生风致。

月，也许是初升的，也许是西斜的，也许恰好是月照中天；但无论是弯月，还是满月，怎么都好。

望月的，多是一位女子；倚门而望，或者临窗而望。能居住这样的小楼的人，纵不能大家闺秀，必也是小家碧玉。必也不俗，不陋。人淡淡，月寂寂，一年四季里，就那么望着。身段柔婉，不胜娇柔，不胜风情。尽管，月，总还是那一轮月，但四季风景不同，望月的心情也就不同。春日望月，春光暗度，就难免情春伤春；夏日望月，雨意缠绵，那月便也湿气淋漓；秋日望月，青霜铺地，雁唳声声，心去远

方，又怎会不思人怀乡？冬日望月，清冷彻骨，宵寒侵衣，那月，便多了一份悠远、萧疏的寂寥。

望月的女子，也许会握一柄团扇；夏日里，团扇轻摇，流萤点点，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；每一次轻摇，都摇出一份清凉，一份透彻。秋日里，明月皎皎，团扇半遮，遮住了半张脸面，遮出了半弯秋月。女子知道：团扇在手，便是一种对月的拥有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“初见”时，你手中握的，或许就是那柄团扇。望月的女子，也许会持一支短笛。短笛横握，朱唇轻启，笛声便从楼上飘下。那姿态，风流秀曼；那笛声，缠绵柔软。月光，皎洁、弥漫，银灰洒满一地；笛声，悠扬，逸散；乐音，潺湲如溪。春日笛声里，花月生情；冬日笛声里，远山积怨。每一缕笛音，都是一份至情的泣诉。

月光、女人、团扇、笛声，一起书写一个不眠的月夜；一起描绘一幅值得永久回望的风景。

乡下女子，布衣荆钗。庭院扎下的篱笆，就是望月的门帘。篱笆

上爬满藤蔓，扁豆蔓、丝瓜蔓、葫芦蔓……藤蔓上开满鲜花：红的花、黄的花、紫的花、蓝的花……轻风吹来，花叶摇摇，满篱笆，都是动人的风景。

乡下女子，也“闲”，在农忙的间歇。

夏日里，出坡归家。吃过晚饭，拖一领草席，铺展在天井里，舒舒服服地躺下。疲劳，在筋骨间流淌，散佚。此时，月光恰好照下，爬满藤蔓。女子眯眼望去，藤蔓上，几只蜻蜓栖息在月光下；月光，在藤蔓上流淌；蜻蜓，就成了月光流水上飘舞的风帆——好婉约，好自在，好清闲。

门口上，也许真的挂一领门帘，那么，那“门帘”就一定是一领草帘，一领山草编成的草帘。那女子，透过草帘看去，看到的是那个秋天里，挺立的山草，和山草上缀着的露珠，还有露珠上跳跃、闪烁的月光。秋风吹过，露珠砸在地上，砸碎一地月光。

秋月夜，好一份寂寥的清闲。

一帘风月闲。如果说，楼上女子，是盛唐的丰腴，大宋的婉约；那么，那布衣女子，就是魏晋的风骨，晚明的小品。